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六

新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序跋類八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林琴南西湖詩序

東南山水秀媚。至杭州西湖而極。余甫能讀書。即聞長老言。所謂杭州西湖者。道咸之間。海內多事。赭寇蹂躪浙中。我太傅左文襄公轉戰于金衢嚴之間。雨浙以次收復。人民亦漸有寧宇。二十餘年以來。西湖樓觀臺榭。亦以次修治。于兵火之後。寢復其舊。光緒壬辰。余歸自京師。取道滬上。舟行二日之杭州。留湖上六日。全湖之勝。已攬其大略。因太息錢氏之經營。舉全竟授之趙宗。宗氏子孫。因錢氏之舊以立國。溺情於富而之地。劃淮以守。海泗唐鄧。至不能有盡淪之于金。為可悲也。方乾道初政。和議再成。河南腹地。易為邊徼。吾讀樓攻媿北行日錄。言中原

人民思宗日甚。金人所部簽軍。遇宗師皆不盡力。金人至輦中
土財貨。窟于上都。吾思金人之心。固日患宗氏子孫之不忘中
原也。而杭京士大夫。日消搖于湖山之上。宸游數出。觴咏相屬。
苟獲敵人一日之見縱。若足以畢吾君臣一日經國之事者已。
嗚乎。南度以一百餘郡之事力。乃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。泛
散无統。其不能一力于國家之事。固不宜哉。今宗氏子孫零落。
訖无在者。而湖上樓觀臺榭之存。或仍宗氏舊名。以成其勝。余
觀其富而柔媚。若甚宜于裙屐羅綺之游觀。乃當日欲責宋人
以復仇盡敵之事。其習而戾其用亦甚矣。余甚感于宋氏之陳
跡。每至必皆有詩。積六日得二十首。多悲涼愴楚之音。不序而
存之。后之人亦无繇知余益有感于宋氏而發也。

林琴南慎獨處公牘序

代岳州鍾杰人作

太守聞之于古曰。賞罰不在必重。而在必行。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。不行則雖重而民怠。甚嘆古人之良于官也。天下之大。民格于方隅。而殊其習。守令初至。持故事。抱成法。自以為不悖于前吏之所為。斯无所拘齷。而積弊之府。終始不復可得。雋偉之士。遂欲軼去成法。行威以繩。欲縣格以約衆。不責于身。而務獲于民。久則大潰。而不可揅。遂亦逡巡自束。而歸于成法之內。則一老吏足以躡其后矣。此不明治體。而務求治之過也。不明治體。而務求治。雖勞不効。雖請必擾。太守既蒞岳。苦岳民之貧而難束以禮。富者之罔利而媒怨。且士氣日以不振。輾轉慚怍。莫審為計。夫岳囊山帶江。處百越巴蜀荆襄之會。全楚之要。督古稱人性厚直。俗尚行義。苟得君子以蒞之。尚非難治。顧太守行薄能鮮。殊无以對吾岳民耳。雖狀岳民視太守習。似太守非能。

病。岳民者。太守雖不良于治。一日處岳。當思一日有以報岳民之習太守也。故凡捕盜設團講。執籌賑。救生卹。娶平糶。濬防。以及修葺講舍。增置膏火。咸以次舉辦。貌為縝密。寔則恆人之所能行者。太守不過致其必行而已。又未嘗威繩格約。遠去人情。務求其必逞。此太守之心。岳民之所能鑒者耳。夫官無數歲不遷。而吏則累世相踵。凡有便于民。咸猾吏之所病。往。抽匿故牒。舞能翫法。積牘如海。莫可迹詰。太守患一時苦心久。淪于胥吏之手。為可惜。因輯蒞事以來公牘。聚而繕之。釐為二。馬梓行于時。顏曰慎獨處公牘。以府治堂額。舊有是名。太守仍之耳。太守既无奇才異能。濫叨國恩。躋于漢秩之二千石。歎呂能行恆人之所行者。遂以為名乎。夫不欲以一時苦心。淪于胥吏之手。太守固言之矣。是書之刻。亦欲岳士臧之。它日以晉右守

之賢者。以匡舊守之不逮。或損或益。不予岳政。大有賴邪。是為序。

林琴南晉安耆年會序

溫公在洛。為耆英會。較香山之九老。數逾三人。時張景元年七十。居末坐。然尚次溫公上。溫公年寔未滿七十也。於乎士之躬憂患。劬筋力。鞅掌公事。馳逐名場。其幸至于七十也難矣。而雖中耆宿。躬躋七十以上者。至九人之多。二張以古稀之年。比諸富文。尚為稚齒。則趙宋中葉人才之盛。天復假以大年。為可羨也。余客長安十四年。今六十有三矣。而同里陳公寶琛。傳公嘉年。葉公芾棠。曾公福謙。年皆長余。而陳公年最高。則六十有七。其去張昌年。張景元尚少三歲。而強健如壯年。余為集林公孝恂以下十一人。合陳傳曾葉四公與余為十六。其中有未滿六

十者皆與焉。名曰警安耆年會。中諸公均長德君子。亂餘又
幸得長聚于京師。年雖未屆富文。然以懿量德。素卜之均可同
臻于大耋。方今俗尚污驚。少年多蹇。縱其視敦尚古誼者。往
恣其譴醜。敬長之術。既弛而弗行。吾輩尤宜聚講道惠。敘礼
秩。為子孫表式。若紆者行不加脩。而業日荒落。幸得追隨諸賢
之後。領受緒論。用自磨治。則餘年之獲。以晉德者。鈞諸公之所
賜矣。既為之圖。且識會之緣起。授吾子孫永藏之。甲寅六月
林紆序。

陳寶琛字伯潛。又字穀戶。號橋叟。年六十七歲。

傅嘉年字蓮峰。年六十七歲。

葉芾棠字頌垣。年六十五歲。

曾福謙字伯厚。年六十五歲。

林孝恂字伯穎年六十三歲

李壽田字未芸年六十二歲

嚴復字幾道年六十二歲

卓孝復字芝南年六十歲

郭曾炘字春榆年六十歲

陳衍字叔伊號石遺年五十九歲

力鈞字香雨號醫隱年五十九歲

李宗言字會曾年五十七歲

張元奇字君常號蘊齋年五十五歲

孫葆璫字幼穀號石突年五十五歲

鄭孝璽字稚星年五十一歲

林琴南慎宜軒文集序

方滄溪弇州之昌于明也。天下文章宗匠。若無敢外二子而立。而震川則恂恂于崑山。以老孝廉起而與抗。二子卒莫之勝者。固不能以姪而考。蟻天下之正宗也。袁趙蔣三家之昌于乾嘉之間也。浮詔者群响而和之。陽湖諸老。復各樹一幟。爭為長雄。惜抱伏處鍾山。无一息曾與之競。不三十年間。諸子光燄皆燁。而天下正宗尊桐城焉。歸姚二公。豈蓄必勝之心。而古文一道。又豈為競勝之具。然人卒莫勝者。載衡之文。固非絺句繪章者之所能掩也。今庸妄鉅子。釘鯁過于汪伯玉。喙勃甚於祝枝山。用險句奇字。以震眩俗目。鼓其雁力。斥桐城不直一錢。而無識之謬種。和者嗥聲徹天。余則以為其才不能過伯玉。而其頑。燄所張。又未能先枝山也。吾友桐城姚君叔節。恆以余為任氣。而好辯。余則曰。吾非桐城弟子。為師門扞衛者。蓋天下文章務。

袁子正軌其敢為黔黑凶穉之句。務使人見而沮喪者。雖揚雲
氏之好奇。不如是也。昌黎沈浸于雄文。然奇而能正。蓋得其神
髓。運以闢軸。所以自成為昌黎之文。唯曹成王碑好用奇字。乃
轉不見其奇。彼庸妄之謬種。若獨得此祕。用之以欺人。吾亦但
見其黔黑凶穉而已。不知其所言之為文也。辨節家世能文。為
惜抱之從孫。所著慎宜軒文若干篇。氣專而寂。淡宕而有致。不
矜奇立異。而言皆袁子名理。是固能禰其祖矣。叔節之言曰。劉
孟塗桐城人。乃其文固未肖桐城也。余謂孟塗之文。吾鄉張松
寥已力諍之矣。得桐城之嫡傳者。唯上元梅曾亮。顧其山水游
記。則微肖柳州。夫學桐城者。必不近柳州。而伯言能之。此非异
也。曾子固文近劉更生。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為近。蓋既浸于
文。固无所不可。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。行文能用其所長。夫

能用所長者。用桐城之長也。用桐城之長。則決不為黔黑凶穢之句可知也。今日微言將絕。古文一道。既得通伯。復得叔節。吾道庶幾其不孤乎。因樂為之序而歸之。

林琴南讀小雅

鄭君謂十月之交。雨無正。小旻。小宛。四篇。皆刺厲王詩。非不直于幽王也。而所謂豔妻者。剡豔。古今字通。以剡配姬。剡為其姓。似厲王后。剡姓耳。啟源陳氏駁之曰。宣王元舅是申伯。則厲王后自應姜姓。何得姓剡。正義右鄭說。謂天子之后。非如曲說淫邪。不當以色名之。嗚呼。詩至變雅。指斥不遺。寧何忌諱之有。如赫。宗周褒姒威之。褒姒之名。尚可直斥。又何有于豔妻。其斥言豔妻者。為七子助。燄之醜稱也。孫毓詩評疑褒姒生于龍妖。不應有七子之稱。啟源陳氏曰。褒人育之。又進之于王。則褒人

之族。即其親鄙。愚按是言亦屬臆造。所謂番與仲允之徒。孔疏亦指為褒姒之親鄙。寔則于何取徵。不知有胡后。即有陸令萱。穆提婆諸人。宵小之氣。類相感。能鄙惡者。即其親屬。七子固不必盡出于褒氏也。凡女主臨朝。國无不亡之理。以宣仁之明。亦患主張太過。使哲宗抑不得逞。故一旦暴發。乃盡反其所為。矧不及宣仁如褒姒者。又何責邪。夫國之本在民。言无嘉。即禍亂之所由伏。而瑣瑣姻婭之徒。具曰予聖。于是訛謔者。滿布朝列。國豈有不卒斬者邪。蓋女主之无識。而好諛。甚于庸昏之主。既有所壅蔽。尤弗洞于外事。誰諛是甘。此正宦官宮妾得意之殊。而又患臣宗德老之不足信。于是援引親屬。以為可持。如卿士及于趣馬師氏。匪一不出于親屬。在執可以不亡。而亡且愈速者。聽親之執。孤而民怨之發暴也。幽王虜積功累仁之

后其亡焉。忽諸正以竭四海之力以奉中宮。此萬衆所甚不平者也。而況橫征暴斂。大興土木。妄殺无辜。而憚莫懲。嗟則宜乎弔古者不勝其黍離之悲也。

林琴南讀儒行

余悲夫近代之儒者。雌懦而鄙碎。一舉一動。均為新學少年所詬病。至不能自理于世。已而乃知儒行所謂悉其死以有待。彼悖眊者。以為儒者重死。凡可苟而免者。皆所謂待也。不知孔疏釋悉死以待明時。其說非也。果明時不可得見。乃為非義所劫。制亦將委曲求免。甘僇辱而不之耻。與夫劫之以衆。沮之以兵。見死不更其守。何謂也。可親不可劫。可近不可迫。可殺不可辱。何謂也。雖有暴政。不更其所。何謂也。身可危而志不可奪。何謂也。終曰不恩君王。不累長者。不閔有司。故曰儒。狀則儒行一

書固未嘗示人以愛死。所云有待。特不苟死于非義。文：山之敗累而逃。迨見獲于元。囚之數年。終不為屈。斯真能待者。介益儒者之勇。審于誼而不務為輕俠。竺于道而无取于彙張。若王之力。足以懾之。而不為恩。卿大夫之寵。終以恩。禮而不為累。有司操法以劫持之。而不為病。此正所謂不更其所。不更其守。不可辱。不可奪者也。故丈夫之成仁取義。所爭者。僅在毫髮。凡託言有待。皆自恕之辭也。且其所云待。富貴也。富貴不可必得。而一己之身世。已淪陷于猥賤。而不知。故劉晝曰。仰而貫針。望不見天。俯而拾蟲。視不見地。天地之大道與理也。而富貴則針蟲耳。以針蟲之微。而昧天地之大。物蔽于所嗜。故遺大而務小。王鐸龔鼎。孳錢謙益之流。文章燭然。乃沈吟而不自決。始重絕于儒者。亦政誤于惡死。而有待耳。嗚乎。聖賢節概。至于儒行。

一篇已發露亡遺。彼悖眊者尚狃于有待一言而不之悟邪。

林琴南讀列女傳

余幼時讀內則。恆苦其難。謂子嬭之事舅姑。并總衣紳固也。然必佩紛悅刀礪。小鴈金燧。箴管線。續施以繫。褰大鴈。木燧。壹身之內。累如縣星。至于扶持抑搔之役。雖疲其筋力。无復恤焉。為禮可云至矣。乃噦噦咳欠。伸跛倚睥。眊唾涕御。寒搔癢之事。悉禁抑之。而不敢為。然自古及今。未有能行之者。或宦官宮妾行之。則有所畏懾于中。非中于禮而出此也。意者劉向傳列女。賢明貞順傳中。或得此乎。乃徧讀七篇。亦未有能任其縣重者也。夫古人之制禮。寧故為此縣重者。責人以必不能為。殆以成年之嬭人中。于暇逸則无以制情。而遏欲。特為是縣縛之。節俾之慄縮。而不敢縱。而右閨中肅然矣。向所傳多賢明仁智。

之媛。而家庭中能如內則之所云者。蓋寡。而孟子之嬪。至袒而
在內。孟子去而弗入時。孟母猶在。何以扶持抑搔之役不聞。竟
坐袒而居內邪。非母據禮以解。孟子之意。將不釋然。今而知責
禮于婦人難矣。雖然。古禮雖之行。而廉恥存。即禮意存。咸同之
間。婦人之車。必惟出入必羣。外言弗入。內言弗出。男女之限。截
然。至于今日。則女子咸急裝縛袴。為武士服。王莽之妻。衣不曳
地。今則短不及臍矣。名曰文明。而尚武邪。嬪人既可以褻服過
市。則此外又何所不可。禮防既撤。結昏離昏。均可以自由。則男
子所持以成家者。延日不測。嬪人之用心。猥薄者稍有外睨。
而內曠。至有入宮不見其妻者。則夫嬪之倫廢矣。向為漢成帝
光祿大夫。當趙氏姊妹擅寵時。因奏此書。用為規風。乃未知
趙氏淫蕩之風。今日乃扇及天下也。夫趙氏姊妹。二人耳。尚不

可化矧公然醜恣徧于天下。向乃欲以死后之遺著。文古而誼高者。曲為繩之。烏得遂哉。余雖蓄劉向之志。顧不能家喻而戶曉之。則亦太息歸之于氣運而已。尚何言焉。

林琴南跋戴文節遺墨

紆為文節曾孫劼哉。作山水三軸。竟自題其上曰。恨不早生三十年。得事文節。如西亭之于石谷。命也。然居杭時。曾累至文節故居。王奉常為額其堂。蓋文節先世固與奉常為友。文節之精於六法。未必不有所授。余近得文節遺墨三。其一澹冶。張子青相國生時。步趨文節。即為此派。又一絕穠郁。皴法為墨井。陰松輕漪。若風發籟動于紙上。又一為燥鋒。似一峰老人矣。余每于雪銷窗曙。展玩三圖。味其筆墨。意文節為人必淹和閒邁。不稍陵縱者。昨陳叔通復以文節遺墨乞。余題跋。因述文節。